

触景生情

大雪来时又一年

□甘武进



大雪，二十四节气中的一个节气，不像小雪那个节气如邻家小妹的名字，读起来让人产生一种亲切温暖的感觉，它让人感受到一种穿透骨头的寒意，特别是大雪常常伴着呼呼北风而来。那种肆无忌惮、深藏杀气的强悍之力，使树枝光秃了，花草枯萎了，地面泛白了。于是，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

从字面上看，大雪，顾名思义，雪量大。古人云：“大者，盛也，至此而雪盛也”。到了这个时段，雪往往下得大、范围也广。实际上，大雪的意思是天气更冷，降雪的可能性比小雪时更大了，并不指降雪量一定很大。相反，大雪后各地降水量均进一步减少，它和小雪、雨水、谷雨等节气一样，都是直接反映降水的节气。

古时人们的生活和农事，常常得看天气行动。北方和南方有很大区别。北方一旦进入大雪，农作物已停止生长，但农事活动仍然没有放松。若下雪不及时，农户会在天气稍转暖时浇一两次冻水，提高农作物越冬能力；修葺禽舍、牲畜圈墙等，助禽畜安全过冬。南方则做好小麦、油菜的施肥、清沟与排水；主妇将大白菜、萝卜、土豆等储藏起来，尽量丰富蔬菜度过严冬。

俗语云：“小雪腌菜，大雪腌肉”。

大雪节气一到，家家户户忙着腌制晾晒腊鱼、腊肉了。那是寻常百姓家最喜欢的食物。他们从市场上买回几十斤上好的肉、鱼，调好佐料腌了。等到调料味道渗入之后，用绳子穿好，挂在朝阳的屋檐下晾晒。遇上冬日暖阳，会移到阳光下晒一晒。刺骨的北风吹上一段时间，腊鱼、腊肉的香味慢慢地溢出来了，新的一年也来临了。

“小雪封地，大雪封河”。北方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的自然景观，南方也有“雪花飞舞，漫天银色”的迷人图画。岑参在那首《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的诗中写道：“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经过一夜，大地银装素裹，焕然一新，此时的雪景分外迷人。大雪在诗人的笔下，色彩瑰丽浪漫，气势浑然磅礴，意境鲜明独特，在今天仍具有极强的艺术感染力，读后令人感慨万千。

花开花谢一春秋，大雪来时又一年。随着春节的脚步越来越近，我们除了对已逝岁月的无限感慨之外，更多的是对未来的希望和憧憬。于是，我们的思绪随着大雪纷飞，飘向远方，回归尘世。因为总有一种期盼让我们一如既往，总有一种责任让我们忍辱负重，总有一种力量让我们风雨兼程……

记忆深处

冬天滑冰

□陆琴华

我所在的村子，前面有一条几十米宽的河流，六月天娃娃脸，三天一大下，一天一小下，河水汤汤，汹涌澎湃。记得到了冬天，水瘦石寒，清澈见底，大雪过后，还没等河流反应过来，河面上就结冰了。

放眼一望，那白色的冰面跟莽莽雪儿连成一片，似乎组成了一个银色的童话世界。孩子们一个个如出笼的鸟儿呼啦一下飞出了教室，又像潮水似的涌向了村前那条只有几十米宽的河流。最先跑到河边的是小虎，小虎就跟他的名字一样长得虎头虎脑，由于胆大，似乎也是孩子的王。小虎来到河边，不先下河滑冰，而是举起手来，说：“慢，让我先下去试试。”试试，就是看看河面的冰能不能撑住人。小虎来到河面上了，感觉还好，没什么危险，就小手一挥，说：“同学们，别过头的跟上。”同行的十几个小伙伴就叽叽喳喳下到河里，来到冰面上。别看这些孩子没在城市的溜冰场上溜过冰，可是在电视上，甚至电脑上见过溜冰，他们一来冰面上，就学起城里的孩子，甚至学起运动员的样子在冰面上滑冰。小虎要滑冰了，吐口唾沫在掌心，搓搓，然后就是朝前快跑几步，两腿稍稍叉开，整个人就在冰面上一溜烟似的向前滑去。也不知是冷的原因，还是别的什么原因，他们不滑冰，而是在冰面上跑步，就跟平时上体

育课似的，一二一吆喝着。这一吆喝不要紧，竟然惊动了家里的大人。有的大人还手握木棍，一路赶来，目的就是教训一下自家不听话的孩子。要是孩子滑冰有个三长两短那还了得？也许孩子们被他们的大人打怕了，远远见到大人赶来，一个个如惊弓之鸟似的呼啦一声都纷纷上了岸。

手握木棍的那大人来到河边，弯腰，使劲用木棍捣那冰面，感觉那冰面不像自己想象的那么薄，也就干脆来到冰面上滑冰。如果说滑冰对孩子来说还有些生疏的话，对这些大人呢？简直就是家常便饭，原来这些大人就是在滑冰中长大的。他们小时，四季还比较分明，一到冬天，沟也好，河也好，都会结上一层厚厚的冰。他们早上滑冰，晚上也会来冰面上上过瘾。他们不穿溜冰鞋，照样跟燕子似的在冰面上飞来飞去。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俗语也有过这个村没这个店的说法，这些大人感觉冰面上的冰能撑住人了，也来到冰面滑起冰来。早已上岸的孩子看到大人在冰面上了，欢呼雀跃，呼啦一下又涌上了河面。大人滑，小孩溜，你来我往，人欢马叫，不亦乐乎。有时一个人单独滑冰，有时更多的人并排在一起滑冰，活活有趣，温暖祥和，在同一片蓝天下，在同一片冰面上，似乎在制造一个移动的冬天。



投稿邮箱：
4034444@126.com

诗 歌

雪 (外一首)

□竺明山

秘密兜是兜不住的，天空之城也是可以打开的
当不可言说成为现实，唯有一场雪才能愈合

倾城之恋。绝世的浪漫才匹配潇潇洒洒，没有一丝杂念
敏感和脆弱告诉尘世有多怜爱执着和纯粹也可以通过碎碎念像母亲的唠叨，雪花一样透明

当仰望成为一种姿势，品性的纯洁越发奢侈
有人悟出了悲喜，天地难免有人读出了火，藏在冰雪聪明里的痛
有人品出了思念，任伊人在水一方
隐约传来孤寂的芬芳

还有人，忍不住冲出去堆雪人
重塑了一个自己

银杏落下一首诗

大雁南飞，天空留下悬念
下一个词或句子会是什么
镀金的银杏名不符实
它们挽起手心，等一阵灵感的风吹
尘世纷杂，达成共识已属不易
抛下所有的荣华，集体退隐

洋洋洒洒。雪落之前
完成一首炫彩之诗

失神的瞬间，回到最初，回到根
像衣锦返乡，母亲盈盈的笑意。

故乡池塘

□汪升勤

我爱故乡池塘
它舒缓地卧在小村旁
早上它捧着袅袅炊烟迎接晨光
晚上它擎着晚霞静静地送走夕阳

每当我从它身边走过
总是深情地张望
塘沿那块青条石上

刻下了岁月的惆怅
记下了母亲捶衣声响
水草里竟把一首首蛙歌收藏

可爱的故乡池塘啊
它像镜子一样明亮
精心为村庄梳妆
瞧她们美丽的脸上
哪一个酒窝里
都有醉人的乡愁在荡漾

共享单车

□杨传长

多少年了
曾经的时尚
难忘的时光
珍藏的记忆已泛黄
一个伟大的名字
共享 改变了封存多年的印象
网络 让你插上了梦想的翅膀

车站 医院 小区旁
超市 菜场 大街小巷
又找到熟悉的模样
是的
涌动的绿色能量
如春风吹拂的芳香
共享到地球的每个地方

乡村教师素描

□阿 敬

吱吱呀呀，簸箕沙沙
粉笔灰顺着光滑的黑板
不疾不徐地落下
就像弯弯的小河偎依着村庄
不骄不躁地流着

一个班级就是一方田园
你们深谙
每一个孩子的脾性与喜好
犹如熟悉每一株禾苗的拔节成长
还是渴望雨露的滋润呢
还是需要施肥
或者锄草

校园里的花开开落落
孩子们走了又来，来了又走
恰似庄稼种了又收，收了又种
唯有教室门口的那两棵苍松
见证了你们一生执着无悔的坚守

桃李不言，下自成蹊
时光的飞雪在须发间肆虐
勤劳、智慧与希望的种子
却撒遍了乡野
还有那淳朴、热情、良善与大爱呵
那一年丰沛了生命
丰饶了心田……

闲情逸致

冬日负暄

□侯朝晖

冬日负暄，在从前，被文人骚客奉为雅事。想必那时候的冬天比如今分外冷，冬天的暖阳愈显珍贵。文人雅士移步室外，沐浴着温暖的阳光，或闲聊，或弹琴，或作画，或赋诗，或对弈，或品茗……不亦乐乎。似乎非常“小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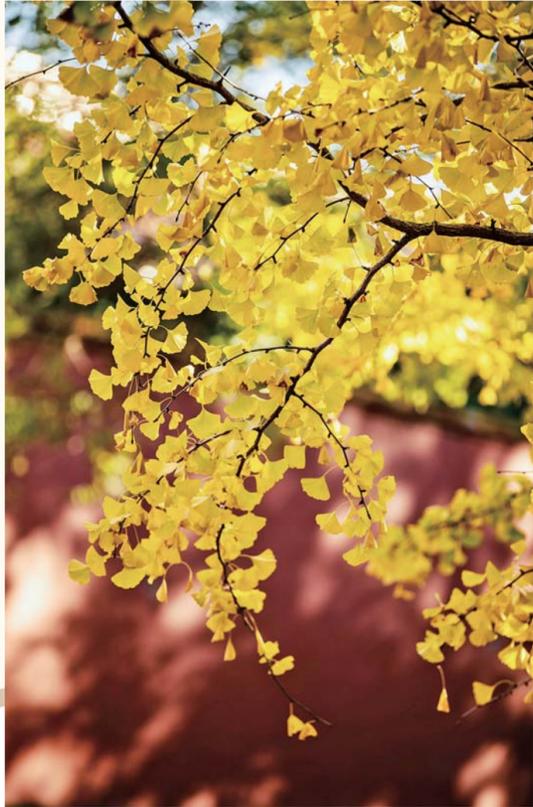
其实，负暄是雅称，说俗点儿就是晒太阳，很“大众”的一种生活方式。冬天里，如果天气晴好，阳光普照，随处可以晒太阳。比如，公园里的长椅上，有位老者边晒太阳，边悠悠地拉着二胡；比如，水光潋滟的河畔，一位中年男子边晒太阳，边手握钓竿，目光紧盯着水面。只是现在的生活节奏加快了，很多人整天都在忙忙碌碌，奔波行走，难得有闲情逸致晒太阳。

不像以前，在乡下。那时候，人们衣单食寡，冬天也格外冷。好在冬季是农民相对清闲的时节，他们有大把的时间晒太阳。尤其是那些老人，手里拎着个火球（一种泥制的、里面装有火炭的取暖物件），或者脚踏火钵（也是一种泥制取暖物件），找个避风朝阳处，安静地坐着，所有的岁月沧桑都隐藏在满脸的皱纹里，一切显得那么云淡风轻。

大雪初霁，阳光灿烂，天空瓦蓝，在院子里靠墙根坐下。身后是一堵泥印斑驳的老墙，不远处一堆金字塔状的稻草垛。脚旁卧着一只懒洋洋的大黄狗（也许是只小花猫），眼睛眯眯，似睡似醒的样子。屋檐上积雪和冰凌融化后落下，“滴嗒”有声，仿若记录时间的刻漏。空气里混合着阳光的味道、稻草的清香、老墙的泥土气息。不知不觉，浑身暖意融融。

我也喜欢负暄。怎奈为稻粱谋，整天守着一个店铺，被杂事所扰。我的店铺面北，在冬天，到了午后门前才见阳光。这时候，只要店里不忙，我会搬个小马扎，坐在门前晒太阳。身边放一杯下午茶，似乎暗合已到中年的我，手上捧一本书。边晒太阳，边喝茶，边看书（背对太阳）。书香，茶香，阳光的香味，弥漫周身，让我微醺，陶醉。豁然顿悟：无论生活如何艰辛、琐碎，只要有阳光、文字相伴相依，就有了最好的取暖方式。如此，还有怎样的严冬不能度过呢？

作家许辉曾写道：“幸福就是能够心宽意懒地晒太阳。”冬天里，如果有可能，不妨停下脚步，负暄一次。将整个儿身心尽情沐浴在暖阳里，你会深深体会到，岁月静好。



季节的色彩 周文静 摄

生活小景

汴水残荷

□李明秋

我不明白画家为什么以骨瘦清冷的残荷入画，也不甚了解摄影师为什么喜欢落魄颓废的残荷？秋高气爽、寒花蔓篱、枫林乌柏的暖阳午后，漫步汴水围堤的三角洲，静观疏影横斜、幽香静谧的那些兀自突于水面枯萎的残荷，心情有些孤凄且落寞。

荷塘里满目的繁华已了无踪迹，南飞的灰雁在荷塘边栖息，枯黄的芦苇在秋风中摇曳。在花开灿烂、青翠欲滴的季节过后，秋风秋雨秋寒，将那些原本傲立于池塘中的翠绿荷叶，逐渐摧残得色衰身枯、俯首低垂、凋零致残。水面上，那枚倔强挺立的细细的梗顽强地支撑着干皱的残叶，看似柔弱残破，看似折倒在湖面，其实，却别有一番楚楚神韵与傲然风骨。

满地肃杀，寒塘孤影，水衰残荷，冷雨花魂，突然就想起李商隐的诗：“竹坞无尘水槛清，相思迢递隔重城，秋阴不散霜飞晚，留得枯荷听雨声”。那些原本出淤泥而不染，娉婷婷婷自水中浮起的花与叶，竟然在一季地盛开以后，历尽沧桑，只剩下了高雅圣洁、枯而不朽的生命力。

残荷如画，不在于它曾经的喧嚣和热闹，不在于它曾经的优雅婉转，而在于它阅尽繁华之后的执着与坚韧。即使是面对秋天的萧瑟，它从来没有放弃对生命的热爱，它的茎干虽然枯黄发黑，但是依然无惧高傲挺立于冰

凉的湖水之中，仿佛在告诉我们：无论经历了什么，都要坚韧不拔，都要无畏无惧。

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展示的是一种苍凉之美。残荷也是一种苍凉之美，不似张贤亮西北影视城的那种荒凉，倒像上个世纪，退尽铅华后的大上海——脱去奢靡外衣后的冷寂与沧桑。再艳丽的歌声，再妖娆的舞姿，再灿烂的灯火，终究抵不住一座城的沦陷——遗梦廊桥，一种苍凉的格调，残荷的神韵，雅秀俊逸、高古清幽，直逼心间。

冷风瑟瑟，被寒风侵蚀的残荷，依然无畏矗立于严寒之中，于繁华中自律，落魄中自愈，低谷时自强，委屈时自渡。是不是人间之事也大抵如此：繁华过后是凋零，铅华洗尽是纯净，盛宴散尽是平寂，深爱之后是怅然？

岁月千帆过，时光慢流水，在这路遥马急的人间，于繁华处简约，于喧闹中平淡，守心自清，不染风尘，也不失为一种坦然自若。因为人生终是要从繁杂走向简单，从喧嚣退到宁静。“柳外慵蝉晚露晚，风床书卷篆烟斜。”在心的僻静处，像静穆无言的残荷，坦然接受了衰老，在简单勾勒的线条中，闲看庭前花开花落，淡望天上云卷云舒。

像一幅立体的画，一首隽永的诗，更像一支委婉的歌，在这人间清欢的世界，静待春暖花开。